



天主，為什麼揀選了我？

口述：Rose Huang

撰文：金士嵐

根據十二世紀波斯詩人 阿塔爾(Farid ud-Din Attar)：「朝聖者，朝聖，朝聖的路，都只不過是自己走向自己」，從某個角度去看，我知道這樣的奧秘是不能被知道，而只能被經驗。我不是個受過奧秘傳授的人，不過奧秘為我證明了凡是忍受深刻痛苦的人，其實都身在奧秘之中。這就是我在去年十月到 Medjugorje 朝聖的開始。

十個月前，天主把我的丈夫領回到天國。我對我的失去哀慟不已，在最難過的時刻我的內心嘗到了寂寞和空虛。在黑暗中，我尋遍了我可以想到的回憶，讓我最無法忍受的是我們一起旅行的時光。我們曾經在廣闊的地平線上漫遊，猶如兩個朝聖者。我非常的想念他，甚至覺得我不會再旅行了。

坐在無人的空房子裡，失神的往窗外看，我聽見聖母的聲音：「Rose，你屬於生者的世界，讓死去的人安息吧！」但是，我是個多疑的多默，我怎麼能相信我所聽見的聲音？難道那個聲音不是我的幻想嗎？我的生活態度一向是眼見為證。於是，我立刻排除了我內心的聲音。但是，這個細微的聲音堅持著。

有的人說改變需要勇氣。我會說除非有艱難的挑戰牽涉在內，否則哪有勇氣可言。就在我把生命的門關起來的時候，意外突然發生了，我降落在前往 Medjugorje 的朝聖路上。

那是去年八月三日，早上彌撒結束後，我感覺有人輕拍我的肩膀。我轉身看見 G 太太，她說她十月要去捷克 Medjugorje 朝聖。另外她還聽說我也想去。當時我無法反應，因為我的整個世界，裡裡外外，都似乎停止了。我的哀慟可想而知有多麼的深。不過我告訴她我會在一個星期內答覆她。

聖母顯然地比我還要堅持，因為我沒有一個星期的時間讓我做決定。第二天我被催促訂機票。我一直很想登 Medjugorje 崎嶇不平的白色十字架山。我的心雖然渴望，但是我逐漸退化的膝蓋能撐得住嗎？聖母的聲音又在我夜間的禱告中出現。她溫柔地對我說：「Rose，如果你想去，誰攔得住你？跟著你的心走，不要跟著你的膝蓋走。」接下來我所知道的是機票訂了，錢付了，日期也安排好了。

一切都做完了之後的一個早上，彌撒結束後，我感覺有人輕拍我的肩膀，又是 G 太太。這一次她說，「我們搞錯了。我們當初要找的 Rose 不是你，是另外一個 Rose。」

不論是一個錯失，還是一個自然的機緣巧合，我認為一個人履行他的召叫經常是建立在另一個人的犧牲上面。如果這是真的，我想我們都會輪流地去實現別人的召叫。經過好幾個禮拜的物理治療和水療運動，我不僅戰勝了我的哀慟，也克服了我的身體。我完全的準備好了去面對來自我內心的召叫。

這一趟旅程跟我想像的一樣困難，但是我堅忍著。當我爬上白色十字架山的時候，我知道聖母在我身上做了工，因為我的膝蓋克服了 448 米高的山。站在白色十字架旁邊，充滿了感恩，我聽見聖母的聲音在我左耳響起：「Rose，不是一次，是兩次。」這句話好像擁有了自己的翅膀，從我口中脫口而出，我只聽見我對著大家說我們明天早上再走上來看日出。沒有人回答我。但是我知道我和天主還有一個約會。

第二天早上約五點鐘的時候我起床，在黑暗中摸索下樓到廚房，裝了兩片麵包，一個蘋果，和一瓶水，然後往大門走。突然在大門入口處聽見狗吠聲，非常兇猛。我不由自主往後一退，口中並念著護守天神禱文。不到幾秒鐘，我看見一隻小狗搖著尾巴朝著我走來。我謹慎地拍拍牠的頭，希望牠不會攻擊我。結果牠只是一隻尋找注意力的友善的小東西。在我們一起同行到村莊的邊緣時，月亮仍然散發著清晰地的光輝。雖然我獨自在黑暗中，走在一個陌生的國家路上，我感覺無比的寧靜。登上山頂變得毫不費力就好像護守天神在那兒帶領我。我的同伴走在我前面，導引一個滿懷哀慟的朝聖者，難道在我意識最薄弱的時候，它代表了我求生的本能嗎？但最重要的是，我能看見聖母透過銀色的月亮把她的智慧照耀在整個村莊。當我被領到白色十字架旁時，我覺得我終於來到天主的懷抱中。在不知不覺之中，我經驗了聖母的顯靈，不是透過認知，而是透過感覺。

在山頂上，我也找到了我問題的答案。因為我選擇了天主，天主也揀選了我當祂在世的見證。換句話說，誰要是選擇了天主，誰也會被天主揀選。天主替我做的安排就是帶領我從 Medjugorje 的朝聖裡面領悟生命和擁抱生命。現在我想我丈夫的死亡含有一個更不為人知的奧秘，因為他的死亡把我和天主，全能永生的生命，拉的更近了。而這一段朝聖者的旅程需要我們每一個人在孤獨中完成。